# 周禮問

# 周禮問目

## 卷一



## 卷二

#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稿
遠宗姪文輝 甥克行 較

## 周禮問一

或問宋儒極詆周禮然未有實指爲何人作者至宋胡宏包奎輩直以爲出于西漢劉歆之手謂王莽時歆爲國師始作周官經以阿莽至莽不欲爲母服即大集儒士發周禮以定爲服緦之制故此書在漢初無有至歆爲列序始有其名著于錄略得毋其書果歆所爲乎

日此皆宋人誣妄毀經習氣好作此等語如誣孝經爲劉炫僞作誣古文尚書爲梅賾僞作一類此最謬古學者周禮自非聖經不特非周公所作且幷非孔孟以前之書此與儀禮禮記皆同時雜出于周秦之間此在稍有識者皆能言之若實指某作則自坐誣妄又何足以論此書矣嘗讀景十三王傳知此書出自武帝之朝爲河間獻王所獻武帝但藏之內府而不行其書至成帝朝劉向奉詔校理祕書始發周禮古文尚書左氏春秋諸書編作七錄此皆劉向非並非劉歆故藝文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

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向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羣書奏其七略故有六藝七略之屬是周禮一書在武帝時已有之成帝時又從而校理之且其校理者是向不是歆而乃以武帝成帝時早有之書而移之非以父所校理者而移之子則先以誣已而欲以辨人之誣所謂以暴易暴孰知其非者也

又問漢書作于班氏在向歆之後爲知藝文志及景十三王傳非即歆七略中所傳而班氏述之者

此亦非實錄也
七略今不傳固無可考然歆能僞作周禮不能造爲周禮出處蹤蹟以欺當世假使河間獻王不獻周禮成帝不詔向校理周禮歆可造此諸事以欺同朝諸儒臣乎且景十三王傳云獻王所獻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言有經即有傳與說記也此必非歆可竄造其詞者少考之藝文所志在當時所行之書則實有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此班氏所目覩也此必非襲劉歆詞也使歆既爲經又復爲傳此萬無之事藉曰有之則傳

哉劉歆東西二漢亦妄有兩將所稱博而寡要必不足論廁一篇書矣且讀書嘗有紀覽藝文志樂經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上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則在六國魏文侯時已有此書其為春秋戰國時人所作無疑而謂是歆作可乎

或又曰藝文志竇公節註引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問之云云恐劉歆與桓譚楊雄同時交好竇公之說即桓氏烏有之言乎

曰竇公獻周禮大司樂章或可遣言其年老而為樂

工則非可造言也且武帝好樂亦嘗以周官經定樂章矣藝文志于竇公獻樂章後郎云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獻其書有二十四卷非書記一篇也中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此古樂記與禹不同則在武帝朝且有采周官經而爲樂記者此不止竇公獻一篇且必非歆謬行僞于周官經六篇外又作此二十四卷斷可知也且周官之出在東漢人例有訴其非周禮者林孝存也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據

斥不行因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是闕此諸者亦目明明云漢武時早有此書而效尤而興者反脈所從來是學攻膏肓而不解墨守曳兵之卒也

且歆之發周禮立博士非阿莽也歆繼向校書實有表章周官左傳及古文尚書毛詩之意故移文博士勸立學官並非爲阿莽而設觀莽所願效者仿大誥擬金縢皆今文而非古文餘可推矣世無學者但讀王莽傳謂莽母功顯君死不欲君哀遂開秘府發周禮會羣儒定制引周禮云王爲諸侯緦弁而加環絰遂擬攝皇帝仿諸侯之服爲母服緦此實無理之極

旣非歆意而朱人必坐歆罪以爲歆實謂莽此即作周禮以爲行謂所自始夫因莽欲短母喪故特造一書以訢莽則何難專造一條云太宰居攝則負扆行政不當私爲父母服喪或絕或降而徒引司服職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此與攝皇帝服母何涉而必強爲介其斷非專意所造亦曉然矣且莽傳明云平帝四年徵天下通一經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諸書能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則在平帝未崩莽母未死以前顯行周官著于令甲而謂周官

之僞始于居攝則莽傳且未終讀何見他耶
或又問周禮自是僞書三代止有三卿而無六卿
三卿者司徒司馬司空也虞書命禹作司空命契
作司徒祗有此二官而無司馬歷夏殷猶然緜詩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是太王在殷時亦止此二官
也至武王伐紂作牧誓然後有司徒司馬司空三
官之名見于經文其後周公定制亦止此三官觀
梓材立政皆祗稱此三官之名而不及其他酒
誥變名爲圻父農父宏父亦三官別稱周時公
卿以此三官爲之謂之三司若冢宰宗伯司寇並

無列在三官內者以此雜參之三官之間而記之

六卿又謂之六官是亂制也且冢宰非官名當之言

者大也宰者主也言大主國事云爾並無冢宰一

以上公一人當之如論語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

是也若宗伯則周無此官顧命但作大宗而無伯

先六大二曰大宗並不稱宗伯至春秋始有宗伯

以冢父弗忌為宗伯然非周官也若吉[illegible]書彪

官則儼有其名然古文尚書亦偽書可與周禮作

偽者互相表裏此未可據也

周禮一書全以尚書周官一篇為根柢故其書本名

周官經以祇記官制非禮制也今旣曰二書同僞則不得以周官證周禮矣予即舍周官以辨周禮據云三代有三卿而無六卿則不聞今文甘誓有大戰于甘乃召六卿乎天子六軍皆命卿諸侯三軍惟以三卿受命者爲之此在春秋時晉宋諸用兵皆然故鄭註謂唐虞夏殷皆有六卿雖其卿名不必與周官並同然而不得限之爲三矣是以孔安國註甘誓直引周禮夏官文天子六軍軍將皆命卿即朱人蔡沈集註亦云六卿六鄉之卿蓋天子六卿每鄉各一卿無事屬司徒有事屬司馬亦此周禮文也故甘誓有六

卿之名昏義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有六官之名周禮一書直過三代而謂周制無六官六卿何其妄乎若謂虞廷祇司徒司空而無其餘則不知棄即是米稷即是牛命禹作百揆即是冢宰命伯夷作秩宗即是宗伯命皐陶作士即是司寇此在稱名損益者有然如以官名不同遂謂唐虞無此官將唐虞稱帝夏商稱王得毋夏商無天子乎征見羅愉義關古文曾有此說予略論之宛詞中而不覺其說以爲不足辨也今復閱此說亦可概矣夫鯀詩乃名司空乃名司徒以板築言也二官皆司土功也故他不及也牧誓

司徒司馬司空以司馬主兵政司徒踐伍籍司空築營壘也是以宗伯與冢宰皆不及也如必以見經之日為立官之日則殷高宗時必無冢宰何則以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見之論語在殷世命爵無此文也往有問于予者曰周禮六官何以不見于春秋諸卿曰見之其人愕然曰可舉似乎曰魯以爵言之隱十一年公子羽父求大宰是冢宰也文二年夏父弗忌為宗伯是宗伯也昭四年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是司徒司馬司空也定十四年孔子為司寇是司寇也六卿備矣其所以絕不知有是官

者以通稱大夫不專名耳列國皆然不特晉宋鄭楚陳鄭諸國皆有冢宰太宰司馬司徒司空司寇諸名見于春秋卽終春秋世不見一名者亦皆有之如衞未嘗見三官而尚書梓材曰我有司徒司馬司空則在康叔時未嘗乏也特周禮侯國止三卿而王制小國且減一卿而此則六卿俱備者蓋祇有是官不必盡命爲卿耳向使讀春秋者在西漢之世祇見公穀而不見有左氏策書不幾謂周禮大官春秋無有此正學古者所大嘗猶省而乃因盾一字而仰想以滅字海靡至死不悟矣

況二官三官職事立名原不必以數限之太王遷邠則以司空司徒爲二官王制論獄成則以大司寇大樂正爲三官曲禮典五衆則以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爲五官又敘六太則以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爲六官國語論八物則以司民司商司徒司寇牧人工人場人廩人爲八官又敘九御則以農師農正后稷司空司公太保太師太史宗伯爲九官其有宗伯司徒司空而無冢宰司寇者不得謂無冢宰司寇有冢宰大宗而無司徒司馬司空者不得謂無司徒司馬司空此通識矣

若謂周時三公即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之謂之三司則大謬矣歷考羣經自唐虞及周並無以此三官爲三公者惟書傳有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諸彼謂六卿爲三公約有三等一是冢宰司徒爲一等二是宗伯司馬爲一等三是司寇司空爲一等每一等合兩卿爲之而又各取其下者以爲名故云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各兼二卿並未云三公止此三官也至秦制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爲三公漢襲秦制不改歷哀平間始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然尚有太師太傅太保三名在三公上謂之上公而

後漢因之此漢制非周制也若三司之名亦起於後漢章帝建初中使車騎將軍馬防位同三司殤帝延平中使車騎將軍鄧騭儀同三司後遂有儀同三司之官及開幕府又謂之開府儀同三司此叔世官制亦妄稱周制可乎

若謂冢宰非官則予向已辨之曰必非可負之物夫公卿爲虛銜故三公可兼冢宰冢宰可名六卿之宰亦虛銜則春秋有宰周公公既虛宰又虛盧官亦多且虛銜在六卿皆可爲之不止冢宰召公以司徒而兼公蘇忿生以司寇而亦兼公故書傳有司徒公司

馬公之冊月有時六卿中有爲公者而司徒冢宰仍居本職而位于其下竹書王錫尹氏皇父命爲三公而詩云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是皇父以卿錫命而番與家伯仍爲天官卿地官卿而位其下且爲之黨此明明可按也如謂無實職則太宰雖統六官總衆治而實有本職王制云太宰制國用而周禮即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專理財賦故舊禮土度記云天官冢宰一人其班爵祿如天子之大夫而班氏白虎通亦云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此非無實職者況掌治即職也抑謂宗伯非周官至隋猶秩膳館有此

名則周語宣王時虢公諫不藉千畝即有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之文此非春秋稱官名矣

若夫周禮一書出自戰國斷斷非周公所作于茲不既然周制全亡所賴以略見大意祇此周禮儀禮禮記三經以其所記者雖不無參膺而其爲周制則尚存十七此在有心古學者方護衞不暇而欲遊絕之如餼羊盡亡矣試思字書有蒼頡篇何人不知爲非蒼頡所作然而考字者必引以爲據何也乃陋學放恣并思謗毀尚書于已作古文尚書寃詞八卷辨之詳矣五帝三王之書或從此可少安矣乃復以周禮

六官之說波及尚書以爲表裏作僞據其所爲僞者
謂尚書作于梅賾周禮作于劉歆歆在西漢末安能
取東晉梅賾周官而規倣而蹈襲之以成此一書此
固孩孺所不道者但其愚意畢以爲六官六卿冢宰
宗伯諸名皆劉梅兩家僞造以亂周制故力辨之今
有眞正周制爲劉梅所必不能造者以使之自省大
戴禮盛德篇云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
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
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
爲六轡執此六轡以御天地與人與事謂之六政則

儼然有六官之數六官之名六官之次第與冢宰宗伯司寇同列六官之位號而其書早出在西漢元成以前不惟不知有劉歆梅賾兩人并不知有古文尚書與周官經兩書也此眞周禮矣卽陋學曰劉梅難大戴以爲言然亦周禮矣猶大學引如切如磋以爲說經大學然亦詩矣可無辭矣

況尚書顧命篇乃同名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亦是六卿名公奭稱太保與畢公毛公皆稱公此以六卿爲三公者乃其次第則一如周官周禮六官次第當時芮伯爲司徒衛康叔爲司寇毛公爲司

宗。而其所敘者。乃先後。恰合。故賈氏周禮序云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衛侯爲司寇此正指顧命爲言亦是真周禮俗所稱今文尚書者但經無冢宰司徒諸明文以不輙引據耳

又尚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注云舜格文祖之年元始以義和爲六卿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事是爲四岳出則爲伯其後稱死驩兜共工求代乃流放二伯是堯時亦有六卿并有天地四時之官此又是宗歷鄭子論官之外者又鄭注大傳夏書云所謂八卿

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是唐虞六卿與周正同但天官非冢宰而云后稷者以稷本天事也時冢宰名百揆位六卿上故小異耳則是六卿六官在今文尚書家亦且云唐虞夏商並皆有之而反以之疑古文周官不亦怪乎

或又謂古司徒典教虞書敬敷五教是也自周禮以官強配天地四時因以司徒配地作地官主土地之事遂使司空掌土反無職事不得不虛其一以待後人之補之況天地四時其于所職所名俱參錯不合此不特非周公所制幾見三代以前有

此名稱乎

周禮司徒職原似厖雜然古實如此如周書宣王料民仲山父以司徒協旅為言則實職與版民衆之事王不籍千畝虢文公陳九狗之法曰司徒五之則又佐農正后稷司空土穀諸事故洪範陳八政并及司徒以兼司食貨諸政故也緜詩遷都專衆司徒司空兩官以度地作室縮版立廟實兩官共之者也然則司徒地官矣其與司空共職土者亦自昔有之不必始周禮矣且周禮既作僞則六職參錯或同或異惟所欲為何必故爾一以示淆紊考周禮出屋壁時已

闕冬官獻王以千金購之不得乃取考工記一篇補冬官之闕其後南宋俞庭椿作周官復古編謂冬官不闕實錯簡在五官之內于是取五官中近似者割取之以別爲一卷而陳深又謂周官六職先王之五職以存體而虛一職以待用益司空有官無職並仲舒言大冬積于空虛不用故曰冬官空如大禹名康公仲山甫名穆公宋皇國父司城子罕其所職未有專屬司空者其言甚辨但補圖多事強割五官爲一官尤屬誣罔若謂無專職則又大謬大禹作司空專司治水子罕釋相爲司空獨執扑以巡行版築何

嘗無職解經如此輩盲擅指臆經所以亡古書自有闕論語無齊論非孔子不善作尚書亡其半不必守作書者有隱情也

若夫天地四時之名則自古有之楚語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堯時以羲和繼之名天官地官此天地之名所自始也至于四時則左傳蔡墨論五行之官以木正勾芒為春官火正祝融為夏官金正蓐收為秋官水正玄冥為冬官土正后土為中官而服氏于郯子論官之証則凡黃帝以雲紀官炎帝以火共工以

水太皥以龍少皥以鳥皆有四時之名如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顓頊可據而至于少皥以鳥則直有祝鳩司徒鴡鳩司馬鳲鳩司空爽鳩司寇鶻鳩司事諸名見于其時其既有司空又有司事註謂實一官而兩名以司空掌營造之事既可職土而又可職工一如虞書之有司空又有共工是以周禮于少宰之職于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後不曰冬官掌邦土而曰冬官掌邦事此正與古王命名損益表裏毫釐不爽大戴禮亦云百度不齊五事失理傷

司容而三鄭杜賈諸儒並昧昧不能詮出而至于今日
而始得指示以爲說眞可嘆也然則舉世不學千載
漆室亦復何易讀周官矣
至若天地四時與職不甚合則亡友張南士仲言之
謂天地四時祇以紀數不必牽合職掌以自取鬨隙
古來無六數之物祇上下四旁謂之六幕因借此紀
官一如後世以甲乙枝幹紀庚命之類此亦說之善
者觀少皞紀鳥便不必與六幕合此可驗也若曲禮
建天官先六太則並以天官事神五官治民又各不
同善讀書者如對琉璃屏一照並徹豈得遮蔽在一

處耶

或又謂天官一職既有大小宰二官掌其事矣則宰夫原可不設況宰夫即膳夫亦即庖人也今乃以宰夫列大小宰之次佐掌吏治則為侵官既有膳夫又有庖人則為濫役且膳夫據賤隸入天官已為不倫況位亞宮伯躋之大府諸官之上又為越職按檀弓杜蕢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而禮防是議是以自罰則明明以宰夫為膳夫而兩名錯出是為亂典夫祇此天官首章而開卷如此豈非偶乎

宰夫佐二宰行命令誅賞諸事別有職掌此不過如司徒下之有鄉師司馬下之有諸司馬後世令丞下之有副倅但作佐領並未專指何為佐官且春秋原有太宰小宰宰夫三官其稱宰周公者此太宰也公也稱宰咺宰渠伯糾者即宰夫也士也蓋公祇稱爵卿則稱字士則稱名凡名而不字即是宰夫故公羊曰宰者士也上士以名通者也此可據矣且膳夫之賤隸在天官且列之宮伯之下宿亦疑之後讀雲漢詩曰疚哉冢宰膳夫左右十月之交詩曰家伯冢宰仲允膳夫始悟膳夫甚尊凡天事有剛木卒日令則

必及之此眞天職所以周禮斷斷必列之天官之中且其官關係不論卑小觀虢文公引耕籍之典[illegible]膳夫農正陳籍禮一曰膳夫贊王其時三公六卿皆以位列而膳夫公然首執天事太宰降在大府諸臣後也若謂宰夫即膳夫則不特檀弓行之即周諸宰夫陳饗膳宰監之春秋亦云宰夫胹熊蹯不熟是彼此通稱之名蓋宰夫稱宰膳夫稱膳宰故膳夫亦可稱宰夫檀弓稱宰夫杜蕢春秋即稱爲膳宰屠蒯官名與人名俱不同矣膳夫稱宰夫非亂與猶之屠蒯稱杜蕢非亂人也至如庖人膳夫職同名異亦非

濫役勝夫勝筆固諸經所有然孟子又云庖人繼內
廩人繼粟庖人廩人皆周禮中官名向使周制無此
官則孟子又何爲歷歷道之征在淛西識會論春官
瞽矇一官實城高既懷謂瞽何必矇尚書瞽奏誠國
語瞽告有協風至祗一瞽字而已山陰張南士謂詩
云矇瞍奏公國語曰瞽獻典矇誦則亦儼然有矇字
何也是以善讀書者必不執一以攻一執所見以攻
所未見夫古書滅沒人所不見者多矣見古人作書
絕不類今人作文令彼此逈見周史作梓材以告康
叔既有司徒司馬司空則其作酒誥以告康叔必易

以農父圻父宏父三名此豈周王可妄言周史可妄託哉是必當時有此名而世求見也故周公論官祗有周官立政二篇周官有恒稱則立政所官名不同襲然而常伯常任準人不知何官庶言庶獄庶慎又不知何官然且諄諄告誡曰三事曰三宅曰三俊其歷敘夏禹成湯及文王武王則必三代俱有此官名而世罕見者假使此篇爲古文尚書爲周官經則羣起而並攻之其廢之久矣人不識周禮盡亦攻立政

予深思之

蕭山毛奇齡字秋晴又名甡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黃較

周禮問二

又謂古一官而異名者固不可議闕但官有雖異而職並同者則當去其一如圻父是司馬則大司馬官外不聞又立一圻父官也今地官有牧人則不當又有牛人夏官有校人則不當又有趣人春官有鬱人則不當復有鬯人天官有獸醫則夏官不當復有巫馬如此者不可更僕且周官三百六

十屬比之日月星辰之度有成數矣今通計每不止此數大約據宋人所辨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春官七十一夏官七十秋官六十六即五官之屬已有三百四十有九則加以冬官勢必又增六十將至四百餘而謂三百六十可乎

官名同異固不可拘然官職同異亦不可定據云牧人牛人人不應兩設以爲統言牧則牛已在內可兼官耳殊不知牧不止牛今掌祭祀之六牲而牛人則又不止祭祀之牛有膳牛燕牛犒牛喪牛軍牛任載牛原不能兼併有謂六部雖繁而總會則一後世並不

設公牛一官尚不患不給況已設其一何必有兩牧在周官中原設兩名詩所牧來思言牧牧人也而國語有牧協職又有犧人薦醴則設牧仍設于人此非作周禮者可私去也校人亦然在周禮所記職掌原自不同吾姑以孟子觀之昔有饋生魚于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則校人又可兼漾魚之畜不止僅司圉人浴馬專職馬也至于鬱人築鬱鬯人陳鬯則關兩事雖國語有鬱人薦鬯語此指祭時兼攝者耳若巫馬一官專療馬疾他不可考嘗念論語有巫馬期一人則古以官爲氏此必周時有是官而用爲氏

者官固不可造然又敢私去耶至若周官多人則宋元明攻駮者不下數十家皆人人自誤並無一準今此又誤矣周禮每官各六十此指各長官之屬爲言如後世所稱堂上官者天官稱治官之屬地官稱教官之屬除一卿二大夫外有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合得六十人此六官並然者六六三十六爲三百六十未嘗羸一亦未嘗朒一也今乃自爲數以湊當之使校官數耶則天官之官約二百一十有奇地官之官除鄉遂外約四百七十有奇春官約四百二十有奇

夏官除輿師外約四百五十有奇秋官約三百六十一有奇與諸家所攻駮者無一相合使改府史胥徒數卯則天官約三千五百五十零地官除門關與衞無算數外約三千五百二十零春官約二千三百零是官除輿師外約二千三百零秋官約三千九百零與諸家所攻駮者又無一相合則自歆迄安邪況且六官諸官不必盡備即各官徒役又何嘗割裂裁數則必按其人以充實之如司樂一官有數人六百衆須六百乎司樂諸徒役共有七百四十九衆不七百四十九乎樂者非府史胥徒其諸器擔持非識樂者不

能將賦亦何所用諸徭役耳歌以名其德官亦終假
如勝大諸職典士六十餘人而其為將史行徭者且
共有四百八十餘人如必具其實則將使濟濟多士
克盈庖廚而備羣非大徵大發公然有四百八十人
趨走其間無是事也故旅士之設十應其三徭役之
設十應其二此爲相倒且其中有可兼者有可攝者
有一設即已者有一設不可設者有時而設時而不
設者有但有其名而全不設者可兼者如閹諸饔人
授包是也可攝者如工庖使校人代庖人為庖雁羊
詩以牛人代羊人牧羊是也　設即已者如工[illegible][illegible]

則設掌舍。有盟會則設詛祝。有田獵則設訓世行闕儺則設方相。否即不設是也。一設不再設者如在路之有初各立一官而其後但以齊有道行宅之土方建國都形方正封域於于初開國時設此當官而其後職屬之職方之掌而不必再設是也。時而設時而不設者如秋時聚茶則設掌茶三時則否夏時不稱則設掌葛。三時則否。十二年巡狩則設土訓誦訓夾。王車而道諸方之土地與誦諸方之事物他年則否是也。但有其名而今不設者如庭氏薙氏蟈氏穴氏若族氏伊耆氏諸官何必有人至留司蓋藏其有難

隸閩隸夷隸貉隸各一百有二十人盡選列以為
役於宗伯大祝使必常入以貫之謂符日捕斬四番
以充足其數足獄官也
然又有建治宗人皆責髡顱可黨黨耕鋤是官鄉
遂二職據鄉老職五家爲比有下士一人又五比
爲閭有中士爲閭胥四閭爲族族師也上士五
族爲黨黨有下大夫爲黨正五黨爲州州有中大夫爲
州長五州爲鄉鄉有卿一人謂之鄉大夫六鄉之民
不過七萬五千家可令每鄉都三人中大夫五人
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一百一十八人中士一百

人下士二千五百人一鄉之中自卿至下士凡二
千一百五十六官合六鄉計之則有萬八千九百
三十六官不知七萬五千之家何以供之給乎六
遂亦然合六鄉六遂當得二萬七千八百二十一
官向使據孟子王制凡諸侯下士比之上農夫
人則此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官當食三十萬四
千八百四十八人之祿合鄉遂十五萬家何以供
三十萬四千餘人之祿非妄乎
此則人人知攻之其爲說何止此數然則以校之
其爲數亦各不同據此五家設一主閭二子家設

五士閭士一人黨五百家設百士黨大夫一人州二千五百家設五百士州大夫一人鄉一萬二千五百家設二千五百士鄉大夫一人則一鄉除公半人鄉一人外天子六鄉每鄉一卿即六卿也其有公半人者以天子三公即此六卿爲之六鄉中任命三鄉爲公三分于六縣兩兩卿止共得一公奏蓋六府分三公家宰司徒爲廿公宗伯司馬爲一司公寵司宰爲一公而其名則取其下者假州家半爲爲公亦稱司徒公也故兩漢之未叢以司徒司馬司寀故三公非古制也見尚書大傳故此以六卿不另設故不列卿官數內大夫三人士二千五百零二人合六鄉計之共得一萬五千零五官與所較萬八千九百零三十六官之數全不相合且其官甚卑郎名大夫者亦不過邑宰縣長之道稱如春秋

稱郋大夫郲大夫鄉邑大夫之類雖分中下實非六等大夫也至于士則與之尤卑不過庶人在官者與府史胥徒之屬不甚相遠雖同名爲士而實則不同如夏官有公司馬不必與司馬同秋秋官有諸士不必與士師同等況旅士至賤即師巫男子女人小子凡執鞭滌器之役皆稱爲士故宗伯目後則列一條云凡以神士者專以其藝爲貴賤之等謂就其技之高低分爲士之上中下此借巫男一例以概其餘縱稱上士亦必不使食上農之食何況中下乃妄謂流子槩以下士之祿授之則全誤矣況鄉遂之官過畢

朝廟其所設諸屬役有不必計祿食者蓋古制[illegible][illegible]而編戶之法則未嘗亡也嘗計近代編戶自牌首甲長黨正里老以至鄉約圖總通村大鎮何嘗不提排編押動盈千萬而四顧閭然並不見有騷擾之跡形于邑毛若是者何也則以其人自爲食而非有他也然則鄉遂猶是矣古鄉官鄉老皆鄉人自爲之故鄉先生每有設教鄉塾觀里民出入乘司鄉飲賓興之事至鄰長閭胥皆舉鄉人才智者以充其任是以司馬命官即取鄉之里老黨正以使之行軍所云在鄉爲鄉官在朝爲軍吏猶之六卿在朝爲官卿在鄉爲

納卿在軍即爲軍卿並未嘗有捌外將軍另行推轂之制蓋周官一書總以官不必備四字統概全經設官多名而備實無幾況欲斤斤計六卿之位無此理也

乃又有宋人共譏爲非是者自歐陽永叔蘇氏

一兄弟以下皆云書稱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附于諸侯曰附庸于此亦同今周禮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則與周制異矣鄭

氏知其不可乃爲之說曰湯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迨周公作大九州始皆益之若然則其益封將必使盡併與所徙併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不大擾乎况俾有之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達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豈可訓乎然則周禮可信乎

尚書分土惟三王與孟子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制相合鄭康成過信周禮必依周禮

五等爲牢不可破之經及以武成與孟子王制諸說目爲商制若然則春秋鄭子產對晉問制天子一圻卽千里列國一同卽百里餘自是而殺爲七十里五十里其說不可通矣此等無理人人皆能言之殊不知此非周禮本義係康成誤解妄坐周禮而世多無有爲之暴白者也夫周禮未嘗曰公必五百里侯必四百里伯必三百里子必二百里男必一百里也彼以爲三等分國固有常制然不無特設以待非常之典假若有新封者必需賜國有大功者必需益地則不能限以百里而就其特設約爲之限大約公不過

五侯不踰四伯與子男以漸而殺而况此五百四百三百以開方計之則五百非千里之半也每州千里以五百分之當得兩公而職方氏曰以千里封公公可有四則以千里開方得爲方百里者百而公在百里則爲方百里者二十有五以二十五而較之百數則其所爲二十五爲一公者凡有四公而百數已盡是公五百里非千里之半也分千里之半爲五百里而又分五百里之半爲二百五十里故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謂食五百里之半而前鄭後鄭各妄爲註解而終不得釋此千古疑案所爲各

拄口而不能辯也四百里三百里亦然每州千里以四百三百分之則侯當有兩之半而伯當有三乃自有六侯十一伯則以千里開方得爲方百里者百而以四百里則爲方百里者一十有六伯三百里則其數方百里者九以一十六與九而較之百數則其所爲一十六爲一侯者凡有四侯凡爲一伯者凡有十一伯而百數已盡故曰諸侯之地封疆方四十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亦三之一謂侯食四百里之一伯食三百里之一雖千里三侯尚缺半侯而約其成數不過如此既而子男則

子分二十六爲四分有餘男分一百爲無所分此皆就其分合而約略計之故據其特設則公地倍半侯伯半倍子男似稍減而計其實數亦相去不遠此其說在夏官職方氏疏與王制正義已明明言之而世不深察也按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之周乎知天下恭統計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以七乘之七七四十九則方千里者四十有九其一爲王畿餘四十八以六乘之六八四十八則分計八州每州應有方千里者六

而于是設法以行之假使有大功者當以五百里之
公封之卿則以一千里封公公可有四有大功者當
封四百里侯封卿則以一千里封侯侯可有六又大
以三百里之封封伯卿則千里封伯伯可有十一又
次以千里各分二百里作子封卿則子可有二十五
又次以一千里各分一百里封男卿則男可有百如
是則即此五千里而五等之爵已可滿其數即一州
可共得一百四十六國統八州計之當得一千一百
六十八國其與周制千八百諸侯已足彷彿而丸五
百之數祗留其半四百三百祗存其一則每州之中

所設法以待特須者不過十分之三而其餘之定三
等以立常制者未嘗乏也又況五千里外尚有一千
里未計及耶是以五等分國本違為設法之例以統
之數故曰可以之周知天下非謂一州之中必四
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也賈公彥曰周之制
東西二伯耳今一州有四公則四八三十二
問周八百年間會有三十二公有子孫立國
饒附田王制曰三等之外其餘以為附庸則
附庸須賜附田亦須賜爵須日錫之附庸此賜
庸也若附田之賜則自賜附錫土慶地賞地外慶

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謂王之子弟皆封畿也
故宗人之職掌封王子弟之事且分河東其法與此
比之公卿大夫之三等而公卿在朝以食其祿世祿
之後又有副田即公卿世爵不必盡賢與其世田之家
父祿者則又有祿仕之田其爲閒田之所具餘維代
一是以歷官以後尚有封鄉封小郡之事雖成國初
閒祗滿百里因有不滿百里不成國之諸而其後以
漸加賜如襄王賜晉文陽樊温原之類春秋地大不
盡侵伐致然也故特封之典專待有功若無功縱本
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而無所增益王制註云周制有

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職是故也其餘鎮蕃要荒雖無封爵而封地之法則亦如之若熊氏謂商爵三等至周公斥大九州始益其封爲或併或從必至大變此由不曉開田有餘之故而乃誤以康成之臆說爲周禮文失之失矣若其稱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若以百乘之家爲方百里則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其說似辨而大不然者十井爲乘未嘗有此傳文也論語道千乘之國解者以司馬法甸出一乘計之嘗得百井出一乘百里之國以賦方計

之雖有萬井然百井一乘則萬井止百乘于數不合故包咸註論語謂十井出一乘而何休註公羊傳亦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包何二儒杜撰無據之言而目之為傳已可笑矣且揣其意一似則方百里則地小不給而不知開方之說王制有之不始周禮且王制開方統計九州凡千八百國並無一國而以此為萬乘慮宋人不讀書則歐蘇已然何足怪也

然而前儒攻闢者不一而足胡宏謂王贊同姓諸侯后出雜獻其為男女之別妾在王愬禁詞形止于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馭曰車轘此秦法也成周

之制斷不如是費震謂鈞金束矢先入官而後聽
訟此在昏靡之世猶不為而謂周公為之乎
此則所謂欲加人罪不患無詞者但未嘗無説耳抑
后夫人大饗出獻明見禮文故坊記云子曰禮非祭
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
因之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古禮今廢明有可據並非
周禮倡見也若周止五刑何是常典故名曰典刑然
此外或烹或醢或轘或用作春秋前後多有之故去
傳皆有轘諸栗門轘觀起于四境諸文何得非是創
法況周禮所云係士師誓戒之詞用之軍旅皆也與

常制所以明誡尚書甘誓云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則族誅之刑古不多見而甘誓有之得毋夏后氏用為法乎至于鈞金束矢則重非[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訟之人彼謂秋官禁民訟皆以禁民之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因鈞以貨財禁之先使之人束矢束矢者百矢[illegible]禁之使勿貨而非以貨為訟也其禁民獄所以禁民之以罪名相訐者故即以贖罪之重鍰禁之先使之入鈞金鈞金者金三十斤亦以禁之使勿獄而非以獄為利也是鈞金束矢各有所用未嘗概施之獄訟而讀書不解妄起攻辯誤矣究効之嚙嗑利用刑獄其

于六四云噬乾胏得金矢前儒亦有以周禮金矢解其義者雖不必盡合然而周禮之必非杜撰此亦可驗也

至明羅喩義攻古文尚書兼攻周禮有云書曰虎賁綴衣趣馬小尹百司庶府詩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皆中朝官也若三百六十屬隸縶六卿則王無親臣矣及讀書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典冊赫然與大司徒並此詎爲人僞者哉

此其不通者周官三百六十官以其屬六卿而便謂非中朝官非天子親臣則今六部所屬寺府獨不皆

其中朝官乎況周官三百六十屬分官六十皆指大
小卿僕屬爲言如後稱堂上官屬者並非虎賁綴衣
趣馬小尹膳夫左右諸有名字之官言前已明言之
此皆二鄭誤解後儒誤評者況天子親臣謂大臣正
六卿也六卿之外凡諸有名字官並不得稱親臣與
六卿並者謂太僕正與司徒並則太僕正一官之長
也此親臣也至左右攜僕即屬官矣今謂左右攜僕
膳夫左右皆小朝官皆不得爲官屬則欲于太僕正
外另開一左右攜僕衙門與太僕並于宰夫外另開
一膳夫衙門與六卿並不大亂乎

但周禮之出在東漢儒者即有林碩字孝存者謂孝武知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惟鄭康成酷信周禮爲之條答而惜其說皆不傳向使林說能行當必有與于宋明之儒之攻之者兩賢相阨不必康成是而孝存非也

林孝存在漢世未嘗有聞祇以攻周禮得名則其所攻者自必有出入思求爲係論所不能道故十論七難向亦嘗以不見爲憾及觀賈公彥疏則偶有數難載入釋義急取驗之爲之大驚此何等人而可以難周禮然後知周禮博大雖攻者四集而東漢西漢均

無畔岸秦漢以後所藉之以略見周制者皆有此書不可不察也據賈疏于春官女巫之職有云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裁枤鄭問答頗詳而惜其文多治訛不可卒讀夫以周官至煩重其大事可議何止什佰而辨及女巫已可矣矣且七難未備其在隋唐閒尚能傳道周悉如此節則此一節當寶可發人悟思者而不意其言猥陋全不足道據云國有大烖歌哭而請命人有日食而哭者傳曰非所哭謝不宜哭也又云哭者哀也歌者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裁請哭則不宜歌也又云裁而樂之將以何請孔子曰哭則不

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爲謂哭而歌則非所請也而鄭
答云日食與者也於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裁害不
害穀物謂日食與旱暵不同于民無困不裁害穀物
故不宜哭也哉不然也又云董仲舒日雩求雨之術
呼嗟之而歌詩云云謂旱暵之禱即是求雨故需歌
也又云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謂原有詩歌也
又云考異鄭集二十四旱云云指呼嗟以成發氣謂
此皆大災可歌哭也又云多災哀也歌者樂也今吏
家說歌亦謂樂非謂歌亦有非樂者也又云論語子
于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

事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此云歌者憂愁之歌如雲漢之詩非此之議謂論語所記者以歌哭二事恐哀樂無常故爲戒耳今歌是憂愁則歌即是哭非二事也就其問答則林訓鄭伸固不待言然鄭于此答支離遁問殊未俊快凡林所發難不過謂雩不宜歌哭且歌哭不宜並用耳夫雩不宜歌哭則兩言哭之雩者吁嗟之祭也吁嗟者哀歎之發聲即哭也月令仲夏之月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而用盛樂盛樂者師巫之歌舞即歌也若夫歌哭不並用則無體尤甚試問其所難者伊何人巫也巫則以歌哭爲能事不讀

易乎易之中孚曰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夫中心相孚有何疑貳而鼓罷不常歌泣並用至于如此以爲此中孚者上巽下兌兌者澤也而夫子說卦傳曰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是內卦爲兌原有女巫之象而六三爲兌口則正值女巫口舌歌哭並用之際是以鼓罷不常歌哭雜見則是女巫之職正以此著周禮是文直通周易而孝存不如康成亦未曉古人將焉千載一轍吾故曰漢儒通經而未有見後此者此非妄言也

又夏官制軍之法賈疏云鄭答林碩爲三禮之大數

者以實言之也此則林難與鄭答俱不詳箴此一語又不可解然推其意大約林疑周禮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之說謂傳係次國當得二軍何以傳須有公徒三萬之文故鄭以大數答之謂傳原有三軍春秋書作三軍舍中軍者非其實也惟三萬者係三萬七千五百之大數乃是實耳實則公徒三萬係千乘之國每三十人爲一乘之數非軍制每軍之數問與答俱未是也又鄭答林碩云軍者兵之大名推其意似林疑周禮軍師之稱謂古稱六師無稱六軍者故鄭以大名解之此則更很陋不足道者春秋

襄十四年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則顯然以軍名且顯然有大國三軍之法故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而以是相難勞矣若國語萬人爲一軍亦舉成數而言之非有異也然而書詩易三經則禮記多引之周禮儀禮禮記三經則詩書三經並未道及即孔孟二書其論經多矣然未有論及三禮隻字者何也

此予之所以疑此書爲戰國人書也然此書爲戰國人書而其禮則多是周禮嘗讀大戴記朝事一篇其中所載大宗伯典命典瑞大行人職方射人諸職全

是周禮原文所差不過一二字考是時三禮未出大小二戴于儀禮則直受后蒼曲臺記亡二戴之學于禮記則尚未有定當時見于西漢書府者僅有二百餘篇而周官一經則未之見也乃大戴所錄則儼然有朝事諸文在周人言周禮者與今周禮相同此豈戴德見周禮而附會之抑亦李氏上周官經時竊襲此朝事諸文而增入之也然則周禮果周制其為周末言禮者所遍見當不止朝事篇矣是以內則一篇亦有凡食視春時凡和春多酸及牛宜稌羊宜黍一十四句又有春行羔豚膳膏薌及牛夜鳴則庮十句

與周禮文全同所差不過古今文一二字間此必當時言禮家所習言習用故彼此並出全文不易斷非一人一意可撰造者況當時書多所傳禮記外原有孔氏學七十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載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典而惜其書無一存也